求古錄禮說

求古錄禮說卷十一

臨海誠齋金　鶚

天子食三老五更考

古者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其禮今亾然猶可考見其略也三老五更說者不一白虎通云三老明于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明于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各一人旣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應劭漢官儀云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鄭康成注文王世子云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

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又樂記注云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宋均援神契注云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盧植禮記注云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蔡邕云更當爲叟字誤也三老國老也五叟庶老也三老三人五叟五人案禮運云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爲三人則三老爲三人可知五更爲五人亦可知矣鄉飲酒義云立三賓以象三光則三老以三人象三辰可知五更以五人象五星亦可知矣古聖王制度多取法於天白虎通

云齊有三等以法三光五等以法五行三老五更亦猶是也五星卽五行之精謂象五星可謂法五行亦可其義一也自周以前皆五官詳五官考朝有三公五官故學有三老五更也若老更各止一人則不足以象三辰五星而與三公五官亦不稱矣汪瑟庵師云周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此三老切證秦代以三老主教化則止一人矣謹案此說甚確鄉之三老以三公之在位者爲之學之三老以三公之致仕者爲之五更蓋以五卿之致仕者爲之其事相類鄉之三老爲三人天子六鄉二鄉一人六鄉則三人也則學之三老亦必三人無疑也漢時鄉之三老止一人秦漢鄉老職卑而亦主教化縣有三老鄉亦有此三老故學之三老亦

止一人其事亦相類葢古者公卿皆賢故但擇其年高者以爲三老五更雖八人不慮其不足後世公卿不必皆賢故但擇齒德俱高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本一人而名以三五者存其舊而不敢廢非有取象之義也儒者以漢之制爲古之制而三五之說多鑿矣三老爲年老之稱則五更亦當爲老蔡氏以更爲叟是也若作更字則與老字不類且名之爲更殊無意義諸家更事更代改更等說皆曲爲附會者也列子黃帝篇云禾生子伯徧于田更商丘開之舍注云更當作叟其說正與此同蔡說不爲無據矣九經古義曾引此爲證文王世子云

天子視學命有司祭先師先聖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鄭注云視學於上庠養老於東序祭畢天子乃入又之養老之處孔疏云天子從虞庠入反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明日養老本鄭說見大合樂必遂養老注此說非也祭義樂記皆云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此云天子視學卽大學也祭先師先聖與釋奠先老設老更席位文氣緊相承接又無出入之文是知視學養老同在一處同在一日甚明其云東序者大學之東學也應氏鏞謂東序卽大學之東室非別一學此說誤周人立四代之學東序在東瞽宗在西上庠在北成

均在南當代辟雍居中凡五學總謂之大學在明堂中見於大戴禮賈子新書（詳學制考）王制所謂大學在郊也此經又云學干戈羽籥皆于東序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可見東序與上庠同在一處皆當在郊而不在國鄭謂周小學在郊大學在國又以虞庠爲即上庠（詳學制考）故此注云旣視學於上庠乃入而之東序養老殊不思天子視學必是大學豈有不於大學而於小學邪（虞庠在國之西郊亦是大學非小學詳學制考）祭先聖先師又豈得在小學中邪虞庠上庠其名不同其地又異安得混而爲一邪三老席于牖前南面五更席于西階上東面鄭注所謂三老如鄉飲酒

之賓五更如介也羣老如衆賓位以南面爲最尊故賓位南面況天子事三老五更以父師道尤宜居南面之位而漢明帝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三老李躬東面五更桓榮南面非禮也魏與北魏北周皆三老南面五更東面乃與禮合祭義樂記皆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據此是養三老五更用食禮言酳不言獻其爲食禮明矣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謂周或用饗燕或用食也燕禮爲輕王者尊事老更故不用燕禮饗禮爲隆然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

几設而不倚非孝養之義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當修其孝養故不用饗禮則用食禮爲宜食禮不獻酒公食大夫禮可考此經云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醴是酒之初釀其味甚甘者與祭祀五齊相似五齊尊于三酒士冠禮禮子以醴不醮則醮用酒亦可知醴貴于酒此用醴不用酒亦所以尊之也醴用以酳非用以獻鄭注云退修之謂既遂而入獻之以禮獻畢而樂闋是燕饗之禮非食禮也修之以孝養即所謂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非獻酒也經又云反登歌淸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反者謂天子袒割執醬饋畢酳于食畢當在登歌下管之後反其

初位也主人位于阼階上西面此天子父事三老不敢
用賓主禮當位于阼階上北面也鄭注云反謂獻羣老
畢皆升就席也疏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孔疏云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于西階下東面
今皆反升就席至旅酬之時談說善道此全用燕禮鄉
飲酒禮爲解失之遠矣夫三老五更王者所尊事豈有
立于階下之理且經文反字承修之以孝養之下明是
天子反非老更反也食禮本無獻酢與酬天子尊事老
更不用賓主禮尤無獻酢與酬可知又安得有旅酬乎
經又云有司告以樂闋此謂合樂闋也天子樂有四節

先金奏次升歌次下管卒合樂天子享諸侯及祭祀宗廟皆金奏肆夏升歌淸廟下管象合樂文王此經言發詠在升歌之前卽金奏肆夏也肆夏亦有辭故云發詠或謂有聲無辭者非也詳古樂次第等差考合德音之致卽合樂也皆本鄭注合樂在後則樂闋指合樂明矣燕禮有無算爵故有無算樂此用食禮不得有無算樂也食禮周官本有樂此篇尤其明證祭義謂食嘗無樂非也但無無算樂耳鄭注云此所告者謂無算樂抑又誤矣羣老亦國老庶老不得與三老五更同食至五更則尤非庶老甚明大戴禮云春秋入學坐國老于牖前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國老卽三老五更羣老天子不親饋當使宰夫饋之此五更

爲國老之確證蔡氏以五叟爲庶老非也食三老五更之禮此禮之大者與常時養老不同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是常時養老用玄衣不用冕服祭義樂記皆謂天子食老更冕而總干是用冕服矣周官司服云王饗射鷩冕此食老更尊之與大饗略同故亦冕服隆於常時養老五禮通考謂每歲仲春季春仲秋天子皆視學養三老五更及羣老非也養三老五更或在視學時或不在視學時學記云未卜禘不視學禘祭在孟夏則視學不在春而大戴禮言春秋執醬而饋則春時亦有食老更之禮此不在視學時也古者大學四時釋

眞但祭先師惟始立學及天子視學則兼祭先聖是知視學非常禮或一年一行或閒年一行大抵閒年爲多蓋視學必有考校之事視者觀察之意學記謂中年考校是視學閒年一行也視學兼養老更冬夏無養老禮則視學多在秋時老更用食禮食養陰氣於秋較宜也王制言天子爲不率教者視學此無常時不必閒歲亦不必在秋然非常禮也此視學有考校事雖無常時亦當自夏以後月令仲春習舞季春大合樂天子往視此因并歲行之然視樂非視學也通而言之亦可言視學然非正視學也視學非比年則養老更亦非必比年行矣況一年三舉乎雖不視學時亦有行

之者然既與春秋養老別行要不過一年一舉耳大戴禮春秋親饋謂養老更或春或秋非謂每歲春秋皆行之也此經又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在季春養老乃常禮非養三老五更也鄭謂養老更在大合樂時抑亦誤矣此經末有命公侯伯子男反養老於東序之文蓋諸侯朝會適當秋時天子特行此禮以教諸侯之弟也與

合樂三終解

鄉飲酒禮合樂三終說者不一賈公彥謂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六詩曰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孔沖遠謂

工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笙吹采蘋合之萬充宗謂周南召南惟其所用不必同時並奏也案歌笙異詩有似閒歌何謂合樂且關雎與鵲巢葛覃與采蘩卷耳與采蘋文詞多寡不同音節長短自異何以合之乎此孔之謬也古者歌詩入樂皆一定不易況合樂爲正鄉射注云不略合樂者周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反可移易乎明日息司正鄉樂唯欲以其禮輕也於此箸鄉樂唯欲之文則前此合樂必不惟其所用可知矣此萬之謬也賈說得之然六詩當爲六終何謂三終其義尚未詳也竊謂鄉飲酒燕禮樂皆有四節一升歌

二笙入三閒歌四合樂升歌笙入樂章皆三篇閒歌合樂樂章皆六篇昭其稱也且四節以合樂爲盛閒歌旣用六篇豈合樂反止用三篇乎又周南爲王化所始召南爲王化所及二者並重不可偏用故並用六詩也二南本分不可交錯而歌亦不可連二詩爲一終故二南各三終其爲六終也然雖有六終卻止作三終論與閒歌三終正自一例閒歌倂歌笙爲一終合樂倂周南召南爲一終故六終亦可謂三終也閒歌六篇亦本六終賈疏云堂上歌魚麗終堂下笙中吹由庚續之以下皆然是爲六終明矣世儒多疑合樂六終不得爲三終何

獨不疑閒歌乎知閒歌六終之爲三終而合樂可無疑矣蓋三終者樂之例也樂與禮相準三揖三讓禮必以三爲節故樂亦必以三終爲節升歌笙入既皆三終則閒歌合樂亦必皆三終此其例也故雖有六終必併作三終稱之焉若夫天子饗諸侯及兩君相饗金奏肆夏三終升歌清廟三終下管象三終合樂文王大明緜三終皆三篇爲三終以無閒歌六篇故合樂止當用三篇詳古樂節次等差考且大雅小雅尊卑不同又未可並用也古人歌詩入樂風雅頌皆止用首三篇所謂四始也大雅卑於頌一等小雅又卑於大雅一等二南又卑於小雅一等大夫士升歌小雅合樂

二南天子諸侯升歌頌則合樂笙大雅不笙併用小雅此合樂止用文王之三也二南皆鄉樂正大夫士所笙歌故並用之燕禮諸侯燕大夫士故即用大夫士之樂其合樂亦並用二南也

薦考

薦者倣乎祭禮而為之而與祭異者也祭必卜日薦不卜日祭有尸薦則無尸大戴禮云無尸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稷饋謂薦也薦無牲故謂之稷饋祭有牲薦則無牲公羊傳注云無牲而祭謂之薦祭有樂薦則無樂此其異也薦有三一曰天子諸侯之薦一曰大夫士之薦一曰庶人之薦天子諸侯之薦有二一曰薦新月

令云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鮮當作獻）先薦寢廟季春薦鮪於寢廟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雛嘗黍孟秋嘗穀（穀者粱也粱亦曰不說文禾嘉穀也孰于仲秋孟秋可先嘗也經傳凡言禾言穀言粟多指粱而言程易田考之詳矣鄭注以爲黍稷之屬方氏慤指稷言皆非）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嘗魚皆先薦寢廟凡薦新皆必物之新熟者又必以穀爲主（此穀字泛言）此一定之理也鄭注仲夏以雛嘗黍云此嘗雛也案以雛嘗黍文法與以彘嘗麥以犬嘗麻嘗稻一例明是嘗黍非嘗雛也經本言嘗黍而以爲嘗雛可乎（如鄭說當言以黍嘗雛）雛蓋雞也（見呂氏春秋）雞豈必薦於仲夏乎鄭誤以下文嘗穀爲黍稷謂黍熟於孟秋故不

以此爲嘗黍耳孔疏云黍非新成直取舊黍夫舊黍何得謂嘗新乎其謬甚矣蔡氏以爲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此說得之（黍多熟于孟秋其最早者或仲夏已熟耳）先薦寢廟注疏以爲薦於廟後之寢先儒皆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而薦以新物不知主者神之所依也主藏於廟則薦新亦必於廟安得薦於無主之寢乎陳氏禮書從其說又謂月令襍秦禮秦出寢於陵則月令寢廟不皆廟後之寢也案陵寢之制始於漢初秦時恐未必有此且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國語非秦書何亦云寢廟乎竊謂古者廟與寢同制廟後又

有寢故廟亦曰寢廟寢廟卽廟也宮本與廟別詩云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宮爲路寢廟爲宗廟也而喪服傳有築宮廟之文繼父同居傳是廟亦曰宮廟寢廟猶宮廟也經文雖言寢廟其實止是薦於廟非薦於廟後之寢也薦本無牲而天子薦新用羔彘犬似亦有牲矣然天子祭以太牢牛羊豕三牲具備而薦新僅用一牲且羔異于羊彘異于豕犬非宗廟正祭所用則亦可謂無牲也雞與魚不必言矣諸侯薦新當與天子略同大夫士亦有薦新其禮當降殺於天子諸侯蓋止用雞魚等物未必有犬彘矣一曰朔薦祭法國語言天子諸侯有月祭夫祭不欲數月祭不亦數

平竊謂月朔之禮薦也非祭也長樂陳氏以月祭爲薦新不知薦新隨物熟之時不必月月薦之也譙周禮祭集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像平生朔日也此以月祭爲薦得之矣而云但薦四親而不及二祧則猶沿祭法之誤也祭法一書多不可信其云二祧不月祭於義未安時祭旣同則月朔亦必同矣喪禮於寢朔奠與薦新同士喪禮檀弓皆云薦新如朔奠則吉禮於廟朔薦亦宜與薦新略同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告月告朔也朝廟卽朔薦也鄭氏以朝廟爲朝享非也朝享禮大朝廟禮小猶者可以已之辭是告朔重於朝廟天子告朔以

特牛本鄭氏說朔薦當以特羔諸侯告朔以特羊朔薦當以特豚禮器云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大牢爲天子諸侯祭禮則羔豚之祭亦屬天子諸侯可知且惟天子宗廟之祭乃有百官助祭也孔疏謂羔豚爲無地大夫之祭失之陸農師會辨之五禮通考云大夫祭用少牢謂羊豕此云羔豚乃羊豕之小者耳不知大夫祭用羔豚是儉不中禮晏子所以爲隘也此經言羔豚而祭乃合于禮者通考說亦非薦本非祭而此云祭者散文通也中庸云薦其時食是時祭亦通言薦故月薦亦通言祭也羊豕爲牲羔豚小尙未成牲所謂無牲而祭爲薦也告朔百官皆至故有百官助祭若薦新則百官皆未必來助矣高堂隆以

羔豚而祭為薦新亦非也天子玄冕告朔則朔朔薦亦玄冕諸侯皮弁告朔則朔薦亦皮弁告朔在先聽朔次之朝廟又次之天子皆服玄冕諸侯皮弁至朝乃各易朝服大學始敎皮弁祭先師蠟祭亦皮弁是皮弁亦祭服也不服冕者朔薦禮輕不得逾於告朔又宜別於正祭也大夫士宗廟亦宜有朔薦國語謂卿大夫舍月恐非也古人月朔皆加膳天子朔食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加于常食一等孝子事死如事生則大夫士月朔豈可無薦乎但降殺于諸侯不得薦以特豚蕊陳其籩豆脯醢而已若夫大夫士之薦則不仕無田者也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孟

子言君子之急于仕而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可知無田謂不仕者也趙岐注孟子云惟紲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紲祿不但無圭田也或謂既仕爲大夫士者亦或有無田非也古者以田爲祿既仕未有無田者也鄭注云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案祭與薦對言是謂有田祭而不薦無田薦而不祭也鄭謂有田者既祭又薦明與經不合且此薦字乃四時正祭貶降而爲薦與薦新不同孟子言士無田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可知此薦非薦新之薦也大夫士雖無田亦豈得不行四時之薦乎若僅行薦新則與庶人等矣祭以首時則薦亦宜用首時若遲至仲月是不敬

矣無田所以不祭者以力不能備物也若薦以首時豈亦力不能備乎庶人之薦且以首時大夫士豈反用仲月乎如以爲薦新則無定時亦不必在仲月矣何休注公羊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此說更謬天子諸侯祭而不薦大夫士有田亦然惟無田者不祭而薦祭與薦皆四未有三祭三薦再祭再薦者也若以爲薦新與朔薦則不止四三與再矣五禮通考以士四薦爲僭而取其再祭再薦之說殊不知祭之等殺在于犧牲器數不在于四與再也士祭以特牲三鼎雖四祭豈爲僭乎若以士祭爲僭則一祭亦不可

何必四乎大夫薦以特羔士薦以特豚本注疏孟子所謂犧牲不成也薦亦有器但不如祭之具數所謂器皿不備也至于庶人之薦又與大夫士異祭法庶人無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鄭注云寢適寢也孔疏云此庶人祭於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案天子六寢諸侯四寢大夫士二寢庶人則一寢而巳豈復有適寢哉庶人凡民之通稱不必爲府史者也府史亦不當有適寢聘禮記云士館于工商說者以爲館于外之適寢非也竊謂由士以上夫婦異寢大夫士二寢者夫婦各二寢也庶人則夫婦同寢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鄭注庶人或無妾是謂庶人有

妾者有側室也側室小寢也在燕寢旁故名側室然有妾者亦不必皆有側室卽有側室者其夫婦所居之寢亦不得爲適寢葢適寢對燕寢而名非對側室而名適寢非寢息之所而庶人之寢則寢息于此也工商亦庶人安得有適寢士館之者此庶人葢有側室夫婦暫居于此而以其寢爲客館也鄭謂庶人祭于適寢者殆以燕寢乃寢息之所祭先于此則褻也不知寢息在室其堂乃行禮之地庶人無廟凡禮皆行之于寢何不可祭乎王制云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此四時之薦亦皆以首時非熟于孟春麥熟于孟夏黍熟于

孟秋稻熟于孟冬也薦新本不必首時而庶人卽以薦新爲時祭故各以首時薦之稻之早者孟秋巳熟此孟冬薦稻稻之最遲者也國語云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又云庶人食菜祀以魚是庶人之薦幷無羔豚之牲王制云黍以豚非也王制出于漢儒多有不可信者

喪禮飯含考

喪禮有飯含飯含非二事也以口所含謂之含以象生時之飯謂之飯一而巳矣檀弓云飯用米貝弗忍虛也又云飯于牖下襍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

三又云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鄭注云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飯焉則有鑿巾士喪禮云夏祝徹餘飯此皆言飯不言含喪大記云含一牀檀弓云徐君使容居來弔含襚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周官玉府云大喪共含玉春秋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車馬曰賵此皆言含不言飯可知飯即含含即飯非有二也鄭注士喪禮云士之子親含後又云設巾覆面爲飯之遺落米也又襚記言飯注言飯含是鄭亦以飯含爲一也周官玉府止言含玉而典瑞言大喪共飯玉含玉飯玉二字疑是衍文注疏強爲分別非也大戴禮云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

飯以珠此下疑脫一句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春秋稽命徵云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皆析飯含爲二事謬矣士喪禮言飯以米貝與檀弓合並不言士飯有珠今謂士飯以珠殊不可信則其餘皆不足據可知也白虎通云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此以飯含爲一得之矣然諸侯以珠不見于經士喪禮兼用米貝而以米貝分屬大夫士則亦失之公羊文五年傳云含者何口實也何休注云孝子所以實親口也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

璧或作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此亦分飯含爲二而以含爲珠玉飯爲稻米又與大戴禮春秋緯異後世悉禮皆用何氏說要皆與經不合天子以珠大夫以璧又無根據謂文家加飯以稻米則殷人飯不以米於義未安其失亦與孟堅等矣禮記謂天子至士飯皆以貝而有等差鄭注云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不知禮記周時之書皆記周禮閒有言夏殷禮者必明標夏殷字此不言夏安見爲夏禮乎然此亦鄭之疑而未定者耳隱元年穀梁傳云貝玉曰含檀弓云飯用米貝此皆通上下之詞竊謂天子諸侯含以玉大夫士以

貝玉者物之最貴者也故服飾器用惟天子得用玉諸侯亦閒用之大夫士不得用古者金玉曰貨貨字从貝財字亦从貝中庸言水之不測貨財殖焉貨財指貝與珠玉之類于闐國有玉河出玉最美則是玉亦生水不徒珊瑚也玉亦可通稱爲貝所謂天子飯九貝諸侯七貝者實九玉七玉也經文簡省不及細別此類甚多如周官公侯伯執圭子男執璧而曲禮云諸侯圭贊大行人曰公圭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璧亦圭之類故通稱圭也周官鼓人云以路鼓鼓社祭祭地與社皆鼓路鼓祭地用路鼓見大司樂以地與社同類故通稱社也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以飲與食同類故通稱食也書盤庚云具乃貝玉是

貝玉同類故通稱爲貝其不以玉該貝者玉可通稱爲貝貝不可通稱爲玉也抑或天子諸侯皆有貝（貝有小者曰么貝么貝口亦能容）又加以玉此說亦通天子含玉見於周官諸侯含玉見於襍記春秋皆有典據左氏成十七年傳云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傳云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孔穎達謂此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爲含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也（見襍記疏）案孔氏謂大夫不得以玉爲含（瓊瑰玉也孔言珠玉似以瓊瑰爲珠失之）此說自確（士喪禮疏謂大夫飯粱有珠玉非也）而謂非當時實含用玉則與經不合蓋春秋大夫多僭國君之禮其以玉爲含者實

有之要非先王之制也何休大夫含以璧之說殊謬襍記含者執璧有寡君之詞此諸侯含用璧也鄭注云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是鄭謂五等璧有大小疑當依命數公九分侯伯七分子男五分天子之玉一寸二分古寸短一寸二分得今九分六釐不必爲璧制然經無明文未可定也米者生時所食飯含用米必不可缺葢自天子至于士皆有米庶人亦空飯以米貝貝一而已士喪禮云稻米一豆實于筐是飯用稻也疏云按喪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葢天子之士也飯與沐米同則天子之士飯用粱大夫用稷諸侯用粱鄭又云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

則飯亦用黍可知鶡鷄以爲不然君者國君也大夫次于君士次于大夫其爲侯國之士甚明禮記一書言禮之差等所謂大夫士者皆侯國之大夫士也惟禮器言冕旒謂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特爲王朝之大夫士侯國大夫冕不得有七旒五旒士不得服冕然大夫別爲二等與他處不同自可知爲王朝之大夫而士亦從可知矣此言大夫沐稷爲侯國之大夫則豈得以士爲天子之士乎士沐粱葢涉上文而誤當從士喪禮作沐稻夫君旣沐粱士豈得與君同說者謂士賤無嫌非也經典論禮之等殺士皆與君異卽如喪大記篇所謂君斂以簟席士以葦席

小斂君錦衾士緇衾君錦冒士緇冒君松椁士襍木椁此類不可枚舉士無一與君同者何獨於沐尸而同之粱字之誤明矣天子沐黍經無正文鄭以義推之亦自可從此以天子諸侯相對而別大夫士相對而別尊卑

等差之又一例也尊卑等差之例不一有天子至士遞降者如天子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之類此其正也又有天子諸侯一制大夫士一制者如天子諸侯臺門大夫士不臺門之類也有天子諸侯大夫皆同士獨異者如天子諸侯大夫皆三門士二門之類也有諸侯大夫士皆同而天子獨異者如天子有四阿重屋諸侯以下皆無此制之類也有天子與諸侯異大夫與士同者如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士皆三月之類也有天子諸侯同而大夫與士異者如天子諸侯皆有屏大夫以簾士以帷之類也有天子諸侯大夫皆一等士別為二等者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上士二中下士一之類也有天子大夫士

各一等而諸侯別爲三等者如天子冕服十二章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大夫三士一之類也有天子諸侯相對而別大夫士相對而別者此章沐尸之制是也公食大夫禮黍稷爲正饌稻粱爲加是黍稷貴於稻粱黍又貴於稷粱又貴於稻本孔疏故天子沐黍飯黍諸侯沐粱飯粱黍貴而粱賤也大夫沐稷飯稷士沐稻飯稻稷貴而稻賤也祭祀以黍稷爲粢盛黍稷之貴可知祭食必先黍黍貴於稷亦可知矣士昏禮云贊爾黍授肺脊其證也諸侯日食粱稻大夫士日食黍稷見內則注疏此以粱稻之味美於黍稷別是一義公食大夫禮尊黍稷卑稻粱而常食反是蓋禮食貴義不論味之美惡而常食取其養體必以味爲主也禮食尙玄酒賤酒醴常食則不用玄

酒義亦猶是也祭祀貴黍稷而賤稻粱亦尚玄酒血腥之義鬼神與人殊也既以有鬼道故飯尸所尚與祭祀略同也士喪禮云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由是上推大夫五貝米當十五扱中尊于左右空實三貝左右各一貝中九扱米左右各三扱米諸侯七貝米當二十一扱中亦實三貝左右各二貝中亦九扱米左右各六扱米天子九貝米當二十七扱中實五貝左右各二貝中十五扱米左右亦各六扱米禮又云實米惟盈此空上下所同蓋扱數少者每扱米多扱數多者每扱米少各取其盈而已孝子之心弗忍虛必至於盈而

後安盡其仁也貝與扱數必依差等而不越止乎義也貝爲天下之寶故不可必於盈米爲生人所食故不可以不盈此皆聖人制禮之精意也至于飯用米貝之義檀弓云不以食道用美焉耳不以食道此與明器同意葢弗忍虛則無致死之不仁不以食道則無致生之不知也洪範以美食爲玉食飯用貝玉所以示美食之意鄭注云食道褻米貝美是也白虎通以含用寶物爲有益死者形體則失古人之意矣區區寶玉何能有益形體若欲使尸不壞當多用玉以斂然厚葬適遭盜賊之發掘何忍爲此古君子生必佩玉而死後去佩玉玉笄

玉瑱亦皆去之不用聖人益慮之深矣

周徹法名義解

徹法之說不一鄭康成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見論語注後漢書陸康云徹者通也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朱子云徹通也均也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毛西河云周制鄉遂用貢都鄙用助徹者通貢助而言也萬充宗云周無公田以九百畝分之九夫取其什一而不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是通乎夏殷也案通乎天下通乎萬世三代之法皆然不獨周之徹也孟子言農有等差有食九人至五人之別若合作均收則勤惰無分安

得有等差乎大田詩明言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引是詩謂雖周亦助可知周之徹法亦用殷之助也（詳井田考）數說皆非惟以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爲通乎夏殷此說似較諸說爲長而亦未爲得也汪瑟庵師云貢助通用三代皆然但立名取義不同耳竊案此說甚確比閭鄰里等制夏殷時當已有之六鄉六遂之民皆五五相聯不得爲入家同井之制故用貢法又餘夫之田不得爲方里而井之制（詳井田考）亦宜用貢則殷不獨用助矣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夏有公田是夏亦用助法大雅公劉云徹田爲糧公劉當夏時而行徹法又夏用助之一證

也謂之貢者取以下供上之義示後世人君當恤民力即公田所納亦謂之貢也用貢之弊非夏之貢也此當善會夏殷亦兼貢助是周徹法之義非取通乎夏殷也然則所謂徹法何也孟子曰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助徹皆從八家同井起義借之力以助耕公田是謂之助通八家之力以共治公田是謂之徹蓋公田必不可分先儒或謂以公田分之八家使之耕治不知公田百畝八家分之每家得十二畝半此半畝如何可分且田之分必以溝涂乎是則公田必八家通力以治之明矣孟子云八家同養公田同養者通其治之之謂也

古樂節次等差考

古樂節次與等差先儒未悉詳也開考古樂上下所用其節其有六一曰金奏堂下用鐘鎛兼有鼓磬以奏九夏

周官鍾師云掌金奏鄭注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又云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鄭注先擊鍾次擊鼓又燕禮注肆夏以鐘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九夏爲樂之大者鐘鎛鼓磬亦皆樂器之大者故空用之也四器竝用而弟言金者以鐘鎛爲主也

春牘應雅以節之

笙師云春牘應雅以教祴樂鄭注祴樂祴夏之樂牘應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明不失禮案國語論樂云革木以節之牘應雅皆木音祝敔之類皆所以節樂者也鄭謂以爲行節者禮云趨以肆夏是金奏肆夏以爲行節牘應雅以節樂卽以節行也但賓出奏陔夏惟鄉飲酒燕禮用之若兩君相見及天子大饗諸侯賓出入皆奏肆夏禮所謂趨以肆夏者兼出入言也笙師所掌又天子之

樂也然則祴樂非止陔夏疑九夏通名爲祴樂猶言縵樂燕樂也王出入奏王夏亦奏之以爲行節諸夏皆當類此舂字統牘應雅三件猶上以歛字統竽笙塤籥簫篪之管也先鄭以舂牘二字其爲器名則亦當以歛字統篴此豈可歛之器邪又謂以竹爲之恐亦非

此樂之始也

魯語云先樂金奏以金奏非正樂也然仲尼燕居言升堂樂闋樂指金奏則金奏亦爲樂矣

二曰升歌堂上鼓琴瑟歌詩階閒以拊節之

書言搏拊琴瑟以詠周官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是以拊節歌也

堂下鐘磬應之

堂下鐘磬與歌相應曰歌鐘歌磬即編鐘編磬也孔沖遠謂堂上別有歌鐘歌磬非也詳特磬考

亦樂之始事也

無金奏者以升歌爲始有金奏者升歌亦爲始事蓋金奏爲堂下樂之始升歌爲堂上樂之始也

三曰下管堂下以管奏象或新宮鼗鼓柷敔以節之

書言下管鼗鼓合止柷敔是鼗鼓柷敔皆所以節下管也升歌亦兼節以柷敔但用拊而不用鼗鼓詳柷敔考

亦鐘磬應之此樂之中也四曰笙入

燕禮

記云笙入三成燕義云笙入三終成與終義同堂下笙奏南陔白華華黍燕禮記所謂笙入三成也不言南陔白華華黍見于經也下管新宮不言三成笙入三成不言南陔白華華黍互見法也賈疏謂笙一吹新宮三終混而爲一失之亦用鼗鼓柷敔節之鐘磬應之此亦樂之中也五曰閒歌堂上歌魚麗堂下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亦樂之中也六曰合樂堂上歌詩琴瑟與堂下之樂合作其詩或雅或南其器八音畢奏此樂之終也後又有無算樂其詩惟所欲其樂不限幾終此不在正樂之數且惟鄉飲酒燕禮有之兩君相燕天子燕諸侯亦然蓋皆可以燕禮名之也饗食則否蓋無算樂乃無算爵所用非燕飲不得有無算爵也堂上所歌皆

風雅頌之詩堂下笙管金奏非詩也周官儀禮左傳皆不言歌可知非詩也史記云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是南陔六篇本不在詩中可知若幷六篇計之當有三百十一篇矣然亦有辭其體當稍與詩異蓋載在樂經樂經亾而遂失其傳也今樂記亦樂經之遺蓋所以釋樂經者也故止言其理至于樂之節奏以及五聲八音六律六呂與笙管金奏之曲皆載于經今不可考矣鄭氏以九夏新宮及南陔等六篇皆爲詩謂九夏頌之逸篇南陔等小雅之逸篇皆非也頌非大夫士所得用而鄉飲酒賓出奏陔夏則九夏非頌可知也朱子謂笙詩有聲無辭亦非也杜預注左氏襄四年傳云肆夏樂曲名此說最確九夏爲樂曲則笙管所奏亦當別爲樂曲而非詩矣金奏下管樂之大者笙入閒歌樂之小者故天

子諸侯有金奏下管而無閒歌（書笙鏞以閒東方之鐘磬曰笙西方之鐘磬曰鏞頌鏞與頌通謂下管之曲以鼗鼓柷敔節之而以笙頌鐘磬閒迭應之也若是閒歌則笙與歌相閒不當言鏞矣說者多以爲閒歌非也僞孔傳以鏞爲大鐘亦非也）大夫士有笙入閒歌而無金奏下管（鄉飲酒禮賓出奏陔然有鼓無鐘不得名爲金奏又但于賓出奏之與先樂金奏異也）此其等差也燕禮有金奏升歌下管笙入合樂而無閒歌以閒歌爲輕故略之也然則兩君相見與天子饗諸侯其不閒歌可知而無笙入亦可知矣仲尼燕居言兩君相見入門金作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不言笙閒徧考諸經皆無天子諸侯樂用笙閒之說乃鄭氏謂諸侯相與燕天子燕諸侯其笙閒之篇未聞是謂天子諸侯亦有

笙閒非也或疑燕禮諸侯之禮也而有笙入閒歌是諸侯樂亦笙入閒歌矣不知燕禮是諸侯燕大夫故即以大夫樂樂之非諸侯之正樂也天子諸侯之樂以金奏爲弟一節升歌爲弟二節下管爲弟三節合樂爲弟四節每節皆三終大夫士之樂以升歌爲弟一節笙入爲弟二節閒歌爲弟三節合樂爲弟四節每節皆三終兩兩相當也然金奏所以迎賓送賓祭祀以迎尸送尸始終皆有之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是知始終皆有金奏也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禮器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此其明證尸出入皆奏肆夏則賓出入不安有異鄭注禮器乃破肆爲陔失之故非樂之正則止三節九終而已樂爲陽聲陽極於九又禮樂相準饗禮極於九獻故樂亦不過九終也九終即九成

虞書云簫韶九成成周樂亦如是也大夫士升歌亦爲正樂是有十二終樂節不以多爲貴也俗說謂天子九成諸侯六成謬矣鄉飲酒禮大夫士相見之禮也其樂先無金奏升歌鹿鳴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燕禮爲諸侯燕大夫故卽用大夫之樂而燕他國之大夫以非己臣故其樂異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此當是燕他國之聘賓上文所謂四方之賓也以爲他國之賓故不用常燕大夫之樂

以非敵體之君故不用兩君相見之樂參酌二者而爲之也觀其金再作與兩君相見之樂略相似其爲燕他國聘賓明矣鄭注謂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夫金奏下管人君之樂也卿大夫勞於王事亦人臣分所當爲者也安得以人君之樂樂之乎大射先行燕禮而有金奏下管者以禮與常燕羣臣異也蓋大射非所以燕大夫而其賓又有諸公諸公者內則爲孤外則爲附庸之君也（本孔撝約說）其分冇似於諸侯而究非敵體故參用諸侯大夫之樂豈得以彼例此而謂燕本國大夫可用金奏下管乎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

以敬也鄭注云賓朝聘者夫兩君相朝大夫來聘其分不同樂宜有別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是知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專指諸侯來朝不兼聘賓也若君臣同樂豈所以辨等威乎考之周官大行人司儀所以待朝聘賓客禮數不同則樂之不同明矣燕聘賓及庭而奏肆夏而兩君相見則入大門即奏肆夏此其異也且樂章亦殊燕禮謂燕他國大夫得奏肆夏而左傳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不拜以爲使臣不敢與聞葢諸侯燕聘賓惟用肆夏一章而兩君相見及天子享諸侯乃得備三章故左傳不言肆夏而言三夏也

本孔撝約說金奏非正樂不必三終燕禮記升歌下管笙入合樂各三終終已有十二終矣若肆夏又三終則有下五終樂未有如此之多者故止一終不計惟十二終而已天子諸侯有九終若并金奏計之亦十二終大夫士樂亦十二終其例皆無不合也

其外傳謂金奏肆夏繁遏渠肆夏其一繁遏其二渠其三以肆夏統之故曰肆夏之三猶文王大明緜三篇稱文王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稱鹿鳴之三也杜注及國語韋注皆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與文王鹿鳴之例不合劉光伯已駁之矣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九夏非詩此說附會不足信孔疏以此為升歌肆夏與燕射納賓異失之孔撝約曾辨之夫金奏與升歌迥殊經典皆言金奏肆夏並無升歌肆夏之說自鄭氏以肆夏為升歌孔氏亦沿其誤矣阮雲臺師曾駁鄭說之誤又樂

闋亦有異燕禮記云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是賓未
卒爵也郊特牲言卒爵而樂闋當兼賓主言甚諸侯爲
賓其禮宜隆故樂闋必待卒爵也又燕聘賓金奏止二
節與兩君奏三節異焉兩君燕饗之禮禮經已亾戴記
略存其概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
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又
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又云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
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金作注疏不言何樂據
郊特牲禮器所言可知金奏是肆夏也金奏肆夏有三
節賓入大門一作升堂樂闋主人獻賓再作賓卒爵樂

闋賓酢主人又作主人卒爵樂闋再節奏一章三節則三章也注疏謂賓入大門金作直至賓卒爵樂闋顯與經文升堂樂闋不合夫自大門以至廟堂遠矣又待賓卒爵而後樂闋其樂節甚長而賓酢主人金作主人卒爵而樂卽闋此樂節卻短何長短之不均乎且禮樂相爲表裏賓酢主人禮之一節也樂依之而爲一節主人獻賓禮之一節也樂亦當依之爲一節豈得自賓入大門至此幷爲一節乎賓入大門至升堂爲迎賓之事其禮自爲一節樂亦當自爲一節也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是二

事各爲一義故文不相屬卒爵樂闋兼賓主言之非謂賓入大門至賓卒爵而樂闋也燕禮記金奏樂闋得連賓及庭爲一節者以自庭升堂其地甚近若及庭始作升堂即闋則促節之甚矣故連主人獻賓爲一節前不始於入大門後又不終於賓卒爵則樂節亦不甚長也樂曲止有一章可不必分爲三節也且金奏肆夏本兩君相見之樂燕聘賓權用之非其正也故作止之節特變其例若金奏之正法當各一事爲一節也大射肆夏亦權用故亦不與兩君相見同公升即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奏肆夏主人荅拜樂闋又與燕聘賓少異蓋燕與射禮不同也人君樂節宜舒賓酢主人當於將洗爵

降階之時即奏肆夏不似燕射公拜受爵乃奏也主人獻賓其樂亦空然矣金奏雖有三節然總是一事合之止爲一節也大饗四事鄭注分金作爲二事於義未安皇氏通數夏籥序興是也舞有大武大夏（詳後）止爲一事則金作亦宜爲一事矣賓出之時又金奏肆夏是金奏凡四節然金奏爲樂之始以前三節爲正所謂先樂金奏也賓出奏肆夏而仲尼燕居言客出以雍者蓋堂上歌雍詩堂下奏肆夏也（賓降階金作出門樂闋以賓入門時例之可知）經不言合樂考之鄉飲酒禮燕禮升歌鹿鳴合樂二南是合樂卑於升歌（頌大雅天子之樂也大雅小雅諸侯之樂也小雅二南大夫士之樂也鄭氏謂諸侯止用

小雅不得用大雅非也　兩君相燕升歌清廟則合樂當用大雅左傳穆叔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謂合樂歌之晉享穆叔升歌文王此非禮也穆叔所言當指合樂但未別白言之耳　鄭氏詩譜謂諸侯于鄰國之君歌文王合鹿鳴顯與經悖矣至于樂舞上下亦有等差鄉飲酒禮燕禮皆無舞大夫四佾士二佾蓋惟祭祀用之也惟燕他國聘賓則舞勺見燕禮記勺為文舞無武舞也兩君相燕乃有文武二舞周官鍾師云凡祭祀饗食奏燕樂鎛師云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左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是祭祀與燕饗同樂也明堂位云季夏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升歌清廟下管

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言魯大嘗禘之樂亦然夫大賓與大祭相似升歌下管旣同則金奏合樂無不同而武舞大武文舞大夏亦無不同可知矣仲尼燕居言兩君相見夏籥序興夏籥謂大夏之樂以籥舞之舞兼羽籥不言羽省文此文舞也上文下管象武當于象字絕句武上疑有缺文當云舞大武也先武後文者周以武功得天下以文德致太平故武舞先而文舞後也虞夏當先文舞後武舞殷周皆先武舞後文舞後世皆以征伐取天下而舞皆先文失之夏籥次于大武故曰序興也鄭注以序爲更似未確鄭注云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

是讀下管爲句象武夏籥序興爲句案下文云下而管
象明當以下管象爲句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皆言升
歌清廟下管象此其確證竊謂象者下管之樂曲也燕
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此云升歌清廟下管象兩兩相
比鹿鳴爲歌詩則新宮當爲樂曲清廟爲歌詩則象亦
當爲樂曲明矣若但言下管不箸其曲而以象武爲舞
名不特與諸經不合顯與下文下而管象相乖剌矣管
象之象與象舞之象名同而實異鄭誤合爲一故以象
武爲武舞考左傳季札觀樂以象舞爲文王之樂是象
與武爲二舞也象武爲二舞夏籥止一舞武多文少此

何義邪且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皆止言舞大武並不言兼舞象武也若以象武共爲一舞經典亦未有此稱周頌序云維清奏象武也謂舞象舞武皆歌此詩猶言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天地分用也象本文王之舞鄭屬之武王亦非也見文王世子注內則云十三舞勺成童舞象象勺象皆非大舞故於童時學之小賓小祭用小舞大賓大祭用大舞燕聘賓舞勺而不舞大夏大武則象亦小賓小祭所用可知也然則兩君相見必不舞象亦可知矣孔疏云堂下管中吹象武之曲是讀下管象武爲句不知象爲下管之曲武非曲名也天子大饗諸侯之樂及燕羣臣與聘賓經文未詳鄉飲酒升歌鹿

鳴諸侯燕大夫亦然則知諸侯相饗升歌淸廟天子饗諸侯亦宜然而金奏下管合樂皆無不與諸侯同矣說本阮雲臺師左傳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是金奏亦用肆夏經有明文餘可類推王朝之卿大夫爵與諸侯同則天子燕羣臣亦用大饗諸侯之樂可知也文王世子言天子養老登歌淸廟下管象則饗燕諸侯羣臣皆宜與此同又一證也聘賓爲陪臣其樂宜降一等始升歌文王合鹿鳴歟鄭謂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天子燕羣臣及聘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說之誤有三以金奏之樂爲升歌一也分元侯諸侯爲

二二也禮器言王大饗諸侯肆夏以送之是知不必饗元侯奏肆夏也穆叔欲明肆夏之尊故特舉元侯言之耳鄉樂爲大夫士之樂天子用之降尊殊甚三也其饗或上取燕或下就之說舉無當矣天子諸侯之樂大槪相同所異者器數之多少耳如宮縣軒縣歌工八人六人入佾六佾之類又如玉磬朱干玉戚惟天子得有之也凡祭祀宗廟之樂固與燕享同而祭天地明堂社稷山川等神當別有所歌之詩詳於周頌序說所舞之樂詳於周官大司樂凡大樂皆必備文武二舞周官言天子諸大祭祀宜有二舞矣乃止言一舞此殊可疑竊意以一樂之舞爲主而以他樂佐之周官言其所主者耳六樂惟大濩大武爲武舞餘皆文舞大武爲當代之樂凡祭皆宜舞之惟大濩旣是武舞當以大夏文舞佐之與大武同據理論之當如此金奏下管不可考矣大夫士有樂縣有舞

僅見于周官左傳則祭祀竝有樂矣鄉飲酒禮且用樂豈祭祀反不用乎特牲少牢禮無之當有脫文此經多闕文觀覲禮可見萬充宗據禮記食嘗無樂之說謂禮以饋食爲名是用食禮故無樂非也食嘗無樂其說未可信詳食嘗無樂辨食禮不獻酒此經明有三獻豈用食禮乎祭用食禮經典竝無文此特萬氏之臆說耳特牲少牢以饋食名者蓋無朝獻腥爓之薦以饋孰爲始故曰饋食非用食禮也或謂用樂惟上大夫及天子大夫士用樂或君賜之案禮器云大夫聲樂皆備非禮也以皆備爲僭可知有樂不爲僭也此豈必爲天子大夫乎左傳言衛君賜大

夫曲縣[卽軒縣]仲尼譏其失可知大夫得有判縣[判縣兩面縣見周官]此明是侯國之大夫也儀禮皆言侯國大夫士之禮鄉飲酒禮有鹿中之文是士亦用此禮[州長士也]士且可用樂豈必上大夫乎士用樂必待君賜經典未聞有此說總之禮樂不相離有禮必有樂[惟凶禮及冠昏無之]吉禮尤不可無是知大夫士之祭必有樂也其樂疑當與鄉飲酒同以天子諸侯賓祭例之可知然經無明文未敢定也

闈考

闈者門之小者也所在不一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闈孫炎注云闈者宮中相通小門也[見公羊疏郭注云謂相通小門]

也盩本孫氏說文亦云闈宮中門也此皆言宮中相通之門也舊圖闈門在西壁近孔撝約圖在北壁直北階江愼修戴東原圖皆在東壁極北爲宮之東北隅諸圖皆止一闈門又皆偏而不中竊竊以爲非也士冠禮云冠者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鄭注云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據此闈門在東壁甚明則謂止在西北而不在東者誤矣逸禮云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此說雖不確東西北皆稱闈惟南稱門然亦可稱闈蓋在宮中之門皆可稱闈不必以方分也然亦可見牆之四周皆有門此門字兼闈徼文門闈通也則謂止在東而不在西北者誤矣士虞禮云主

婦亦拜賓鄭注云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闈門之
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賈疏云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
若人左右掖案賓位在西女賓出入室由西闈門襍記
云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
階鄭注云女子子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
爲相通者也孔疏云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
迎於門外夫人入升堂卽位是女賓入自大門升自正
階今此不然是不自同於女賓以女子子是父母之親
不可同於女賓之疏也鶚謂喪大記所言非尋常賓主
之禮夫人弔於大夫士與君臨臣喪同士喪禮君至主

人出迎于外門外君升自阼階不用賓禮故夫人入自大門升自正階亦不用賓禮主人出門拜迎不以女賓待之也若是女賓則當主婦迎之男子豈可迎女賓乎蓋凡婦人出入必由闈門升降必由側階賓主皆然一以明男女之有別一以明陰陽之貴賤禮之大義也而注疏謂女賓皆由大門正階失之矣然則主婦拜賓者拜之於西闈門也鄭雖不言西闈而引漢制東西掖門為證亦可見古者宮牆東西皆有闈門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是西堂下為西壁也士喪禮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鄭注云當坫之

東是東堂下爲東壁也堂上言墉言序不言壁孔撝約謂東壁在堂上失之矣士冠禮降自西階適東壁此東壁當與士喪禮東壁相近而稍南蓋闈門當東壁之中也則謂在東北隅者誤矣嘗考明堂有四門門皆居中劉昭續漢志注引大古明堂之禮有日中出南闈日側出西闈日闇出北闈之說此疑脫日朝出東闈云云散文門亦稱闈也太廟路寢大如明堂詳廟寢制度考室亦宮旁一門各居四旁之中羣廟小寢亦室然夫東西各有門則寢可直通於廟左寢右寢左廟右廟皆可相通南北各有門則前寢後寢前廟後廟亦可相通且四達無礙亦以示王者明四目達四聰之義門必

正中又以示王者大居正之義也解此而闈門之制明矣凡在南者皆稱門然天子諸侯惟臯應庫雉路諸門不稱闈大夫士惟外門中門正寢門不稱闈其餘羣小寢之門亦得稱闈以在宮中而門小也爾雅釋宮言闈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閤不見于經經典有闈又有閨闈與閨微文亦通說文云閨特立之戶上圜下方有似圭此本圭竇爲解與經典之閨不同又云閤門旁戶也亦與爾雅異皆非正義公羊宣六年傳云趙盾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闈而出者何注云從內朝出立於外朝見出闈者外朝在闈外內朝在闈內可知此說非也內朝在路寢門內路門豈可稱闈乎闈蓋小寢之門也靈公殺膳宰在小寢中使人以畚載尸出小寢門諸

侯有三小寢詳諸侯四寢考門皆南向東面小寢在路寢後兩旁故於路門外之朝得見之也此小寢門稱闈之證稱闈則亦可稱闈左氏閔二年傳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杜注云宮中小門謂之闈孔疏云名之曰武其義未聞竊疑武本虎字唐避諱改爲武也路門畫虎稱虎門虎門見周官左傳畫虎本鄭氏周官注小寢門蓋亦有畫虎者故曰虎闈若路寢旁通之闈不得有此名矣人君恆居小寢故閔公於此遇弒也大夫小寢門亦曰闈公羊宣六年傳又云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闈則無人闈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此敘靈

公使人殺趙盾之事大夫亦恆居小寢正寢非常會之所此云方會魚飧其爲小寢甚明小寢門小故曰閨也樂記閨門之中亦當指小寢門閨與闈通稱此皆在南者稱闈也若夫廟寢之外周圍牆垣亦有闈門其在南者天子曰皋門諸侯曰庫門大夫士曰外門或曰大門則上下通稱也門亦各居正中左氏哀十四年傳云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先言闈後言大門可知非宮中之闈此闈蓋屬於外牆徒兵自外攻之也杜注云闈宮中小門孔疏云闈在宮內必得入大門乃得至闈今言攻闈與大門者公宮非止一門蓋從別門而入兵得至

闈故與大門並攻此泥於爾雅宮中之文故不得其解也周官保氏云使其屬守王闈此闈屬于外牆與大門同類凡人得至故須守之若宮中闈門凡人不得至安用守乎卽欲守之而闈門甚多豈保氏之屬所能盡守乎鄭注云闈宮中之巷門亦失之矣劉昭續漢志注云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此說亦謬師氏保氏之守門闈但使其屬守之其施教國子並不在此安得謂門闈之學乎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師氏保氏所教葢小學之國子也學在大門

內東方與門不相近與闈尤不相近也東南稱門西北稱闈逸禮之說本不足據劉氏據此而謂師氏居東南門保氏居西北門誤矣闈小於門保氏卑於師氏師氏中大夫保氏下大夫故師氏守王門而保氏則守王闈若師保各守二方尊卑莫辨矣周官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而師氏掌守王之門外且蹕鄭注云門外中門之外是師氏不侵閽人之職也內則云深宮固門閽寺守之是宮中小寢之門皆閽寺所守可知保氏所守之闈非宮中之闈也宮伯云授八次八舍之職事鄭注云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此四角四中指外牆言四中

有宿衛次舍可知東西北各有闈門在牆正中惟有門故晝夜皆須守衛也宮伯守於夜保氏則守於晝西角無門故但令宮伯守之外牆之闈門如此則宮中之闈亦無不如此可知矣廟亦有闈門與寢同考工記云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鄭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參个六尺案廟之闈門廣六尺則寢之闈門亦宜然然羣廟當殺於太廟小寢當殺於正寢諸侯以下又當遞殺可推而知也詳廟寢制度考

射奏騶虞貍首解

古者作樂堂上有歌堂下有奏歌者以琴瑟歌詩也奏者以鍾鼓奏九夏也九夏樂曲名非詩也詳古樂節次等差考鄉飲酒禮燕禮前言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後言奏陔大射儀前後言奏肆夏奏陔中言歌鹿鳴三終歌鹿鳴三終猶言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一篇爲一終左傳上言工歌鹿鳴之三下言四牡皇華其證也凡升歌閒歌合樂詩皆三篇未有止歌一篇者鄭注謂不歌四牡皇華非也左傳言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鹿鳴之三是奏爲九夏詩則言歌而不言奏也乃鄉射言奏騶虞大射言奏貍首騶虞貍首皆詩也周官射人云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貍首七節卿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五節騶虞采蘋采蘩皆詩則貍首亦爲詩可

知矣騶虞三詩皆在召南疑貍首亦召南之逸篇也鄭注以爲曾孫侯氏之詩劉敞以爲鵲巢皆非詩

何以言奏此葢不歌於堂上而奏於堂下者也何以明

之鄉射禮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

相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

樂正北面立于其南是工在堂下也後云司射降東面

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

閒若一大師不興許諾乃奏騶虞以射大師工之長也無升階

之文大射奏貍首亦然是奏騶虞貍首在堂下明矣詩

必須歌奏必以鐘鼓此奏騶虞貍首葢歌奏並用不以

琴瑟而以鼓也周官大師云大射帥瞽而歌射節上文云帥

管登歌此歌不言登亦
可爲奏在堂下之謌
終或歌騶虞或歌采蘋
騶虞爲天子之射節
之射節而大夫士投壺
左射騶虞右射貍首是
首皆必歌之矣然謂之

鄉射記云歌騶虞若采蘋皆五
皆可是射節之詩不盡拘也故
而大夫士得用之貍首爲諸侯
侍用之又武王郊射
大子亦可用貍首也
是騶虞貍
矣當與金奏肆夏相似知其不

用琴瑟也鄉射云不鼓不釋鄭注云不與鼓節相應不
釋算也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大射亦云不鼓不釋鄭
注云鼓亦樂之節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
和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周禮射節天子九諸侯
七卿大夫以下五據此是射奏騶虞貍首專用鼓不用
鍾也止用鼓亦得言奏者鄉射云賓興樂正命奏騶虞鄭

注云陔陔夏天子諸侯以鍾鼓大夫士鼓而已蓋大夫士無金奏詳古樂節次等差考故奏陔止以鼓其射奏騶虞亦止用鼓可知矣大射爲諸侯之禮得用金奏而奏貍首亦止用鼓其義與金奏異也九夏爲樂章之大者金奏亦樂之大者故鍾鼓並用而以鍾爲主謂之金奏八音以金爲重也騶虞貍首以爲射節鼓是節樂之器故專取鼓以節歌即以節射義無取於金故不用鍾且恐鍾音之洪大或亂鼓音也不用琴瑟者凡燕飲歌詩必比于琴瑟取其和雅之音以平人心也歌騶虞貍首第以爲射節非燕飲之時故不用琴瑟也不升歌于堂上者燕

飲在堂故必升歌于堂上所以侑賓也歌騶虞貍首非如燕飲之侑賓無取于升堂且鼓在堂下歌必就鼓可使鼓者聽之審而射節不差也由是言之騶虞貍首之奏與九夏之奏異而與鹿鳴文王之歌亦不同矣

卷十一終